

德国哲学在中国：不仅仅有马克思^{*}

奥特弗利德·赫费文/翟欣译^{**}

内容提要 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通常窄化为分析哲学，但中国对“古典”德国哲学的兴趣并未减弱，经典哲学家中远超纯粹哲学兴趣之边界而受大众欢迎的首先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而在专业哲学家那里，黑格尔，尤其是康德的影响则可以与之抗衡。在有些地方对这两位无疑不简单的思想家进行了值得注意的高水准的研究，就像在西方最好的研讨课上一样，不是一章一章地，而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研读。与此相应，还出版了严格贴近原文的解读，并且通常保持着知性的坦诚。例如，面对着经常提出的“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选择，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写了一部对康德第一批判的解读，又在继续写一部十卷本的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宏大解读。

关键词 德国古典哲学 解读 康德 黑格尔

* 本文原载于2017年10月1日《新苏黎世报》。

** 作者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荣休教授，图宾根大学哲学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翟欣，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在英语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中国仍保持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浓厚兴趣

随着英语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与之相联系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通常窄化为分析哲学。尽管如此，中国对“古典”德国哲学和哲学家的兴趣并未减弱，虽然从中学起英语在中国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外语。这件事首先是由那些在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教授们促成的，他们身居要职后先是邀请他们的博士生导师们，然后还有其他有声望的哲学家来中国访问和交流。

与此同时还在进行着大量的翻译工作。比如台湾的李明辉着手重译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道德形而上学》^①，其中的权利学说和德性学说，以及历史哲学著作，据一些中国同行们反映，其译文几乎无法超越。先刚新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是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在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海德格尔、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也都被翻译出版了。此外还翻译了德国哲学家们的大量专题论著。

除了经典文本的重译外，德国当代哲学家的系统性文集以及他们对传统大思想家的诠释，包括在中国通常处于尴尬地位的社会理论以及同民主理论一起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等，也都列入了翻译计划。

研究的高水准

经典哲学家中远超纯粹哲学兴趣之边界而受大众欢迎的首先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而在专业哲学家那里，黑格尔，尤其是康德的影响则可以与之抗衡。在有些地方对这两位无疑不简单的思想家进行了值得注意的高水准的研究，就像在西方最好的研讨课上一样，不是一章一章地，而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研读。

相应地还出版了严格贴近原文的、从而内容丰富的解读，并且有幸通常保持着知性的坦诚。例如，面对着经常提出的“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选

^① 李明辉教授的译著名为《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和《道德底形上学》，现根据大陆的通常译法译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道德形而上学》。——译者注

择, 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写了一部对康德第一批判的解读, 又在继续写一部十卷本的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宏大解读。^①

在特里尔寻访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马克思故居的人发现, 相比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是少数了

这种在“西方哲学”院系的框架里培养起来的对德国思想家的兴趣, 究其原因毫无疑问是这些思想家具有卓越的独创性和影响力。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 虽然在经济现实上早就不再受限制, 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认识上仍然信仰社会主义, 自然会对马克思感兴趣。

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 在特里尔寻访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马克思故居的人发现, 相比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是少数了。在中国相关地区, 尤其是哲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 还培养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 既对其传统形式, 又对其进一步的发展感兴趣。

古希腊研究,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研究, 在中国的哲学与古代哲学研究机构里也毫不逊色——这毫无疑问值得赞赏。因为中国的博士生们, 其中不少有在德国留学的经历, 他们需要熟悉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语言, 首先是英语和德语, 其次是拉丁语和希腊语。这股好学的劲头不仅仅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博士生们身上可以看到。

在北大和清华这两所位于北京的顶尖学府里, 会遇到一些硕士生, 他们在必修的英语之外, 还额外学习德语、希腊语, 如果研究现象学的话, 还要学法语, 这一切纯粹出于求知欲。这正如几十年来在德国的音乐学院里早就知道的一样: 中国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正像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一样引人注目。

一些经历

在这个广阔背景下, 自然就好理解中国的本科生们邀请如笔者本人这样

^① 指邓晓芒教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译者注

的年长学者，想要了解如何才能成为哲学家和哲学教授。一所高校请来了国家级的电视台，另一所高校将交流安排在轻松而不失庄重的茶道氛围里。

在第三所学校，对话不是从学生出发自下而上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上而下的，严格按照等级，仅限于少数人的圈子：当德国客人和三位该校的哲学界同事——其中一位是院长，一位是系主任，第三位是德国哲学的专家——在房间就座后，该校的副校长进来了，开始了他准备得非常充分的讲话，两侧的哲学界同事们毕恭毕敬地聆听并做记录。他用中文提问，客人用德语作答，两名翻译人员进行来回翻译。

撇开等级森严的形式不谈，副校长不是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对他早年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如数家珍，对经典的德国传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文德尔班、现象学家埃德蒙顿·胡塞尔以及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更是了如指掌。他本人就代表了德国的教育传统，这是一种在它的起源国正在消逝的能力，一种具备既实事求是又有从哲学史出发的广阔视野的能力。

但是从副校长身上还是可以看出在学校管理部门工作过多年的痕迹。因为他跨越哲学史提出的问题，那些强调亚里士多德的持久的现实性的问题，那些对分析哲学持怀疑态度的问题，那些认同真正的实践哲学、强调精神科学的价值的问题，那些对杜威和萨特只是浮光掠影、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赞赏有加的问题，那些涉及从“现代危机”到伴有生态危机的“当代的精神诊断”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证明了两点：微有瑕疵的知识和与一名学院地主相称的急躁，他迅速地从一话题跳到另一话题——从而对回答中的批评性意见不予理会。

未来？

对未来有什么期望？专业杂志和哲学学会在中国支撑着对德国大思想家的持久的浓厚兴趣：武汉的湖北大学主办了一份《德国哲学》集刊。大陆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香港成立了康德学会。正如对一个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期待的那样，中国还有非常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鉴于相应的设想得以顺利进行，2017 年秋天还将成立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和康德档案馆。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博士生的数量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只要德国、瑞士德语区和奥地利大学的哲学院系不完全委身于分析哲学,只要它们在精神上不自我枯萎,仍然研究从康德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和思想,中国的博士生们还会来的,以后回到他们的祖国后也还将会继续维护德国的哲学传统。

language and rules ,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we cannot get a standard interpretative reading —there is no private language , based on Wittgenstein’s discussion about following rules in *PI*. This paper is to offer defensive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private language and following rules privately throug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rules , private rules and public rul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does not understand language by following rules , and thinks that Wittgenstein may be right in *PI* § 202 that public rules , interpersonal ones , cannot be obeyed privately. But if there are private rules then surely those rules can be obeyed privately. There are many such private rules in our process of reasoning and real life. Finally ,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people to follow rules privatel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following rules publicly. What Wittgenstein needs for § 202 is to use “rule” in a special limited public sense.

Keywords: Ludwig Wittgenstein; Following Rule; Private Language; Privately; Public Rules

Deutsche Philosophie in China: Marx ist nicht Einzige

Otfried Höffe/Übersetzt von Zhai Xin

/ 249

Abstract: In China bleibt das Interesse an klassischer deutscher Philosophie auch in Zeiten der Vorherrschaft des Englischen und analytischer Denkrichtungen gross. Mit der Vorherrschaft des Englischen in der Philosophie verbindet sich weltweit häufig deren Verengung auf die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Trotzdem bleibt , obwohl auch in China das Englische vom Gymnasium an als Fremdsprache dominiert , das Interesse an “klassischer” deutsche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en aus Deutschland ungebrochen. Von den Klassikern sind weit über die Grenzen rein philosophischen Interesses hinaus allem Nietzsche und Heidegger populär , zu denen die Fachphilosophen gern Hegel , noch mehr Kant als Gegenwicht einbringen. Beide fraglos nicht einfachen Denker werden mancherorts auf einem bemerkenswert hohen Niveau studiert , wie in den besten Seminaren des Westens nicht etwa Kapitel für Kapitel , sondern Satz für Satz und Wort für Wort. Entsprechend werden textnah genaue , in folgedessen

umfangreiche Kommentare Veröffentlicht , glücklicherweise oft in intellektueller Offenheit. Die gerne aufgemachte alternative “Kant oder Hegel?” unterlaufend , schreibt beispielsweise Deng Xiaomang von der Universität fü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Zentralchina in Wuhan erst einen Kommentar zu Kants erster *Kritik* , dann einen auf zehn Bände angelegten Kommentar zu Hegels *Phänomenologie*.

Keywords: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Kommentar; Kant; Hegel